

抱  
經  
堂  
文  
集

抱經堂文集卷第八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跋一

十三經注疏正字跋

辛丑

是書八十一卷嘉善浦君錄所訂仁和沈荻園先生廷

芳覆加審定錄而藏之其子南雷禮部世燁上之四庫

館大興翁覃溪太史方綱從館中鈔出一本余獲見之

前有敘錄稱所見有監本有監本脩板有陸氏閩本有

毛氏汲古閣本今惟監本脩板及毛氏本行世故就此

二本之誤正焉其釋文則以徐氏通志堂本校又取宋

玉山毛氏六經正誤之說訂其得失此其大指云爾余

初得日本國人山井氏

鼎

所撰易書詩春秋左傳禮記

孝經論語孟子考文深喜其遵用舊式據古本宋本以正今本之誤然特就本對校而已其誤處相同者雖閒亦獻疑然而漏者正多矣且今本亦有絕勝於舊者不能辨也是書所校正視彼國爲倍多且凡引用他經傳者必據本文以正之雖同一字而有古今之別同一義而有繁省之殊亦備載焉此則令讀者得以參考而已非謂所引必當盡依本文也蓋引用他書有不得不少加增損者或彼處是古字或先儒之義定從某字若一依本文轉使學者讀之不能驟曉則莫若卽用字義之顯然者爲得矣至字音之用反語起於魏晉閒反與翻

音義同故胡身之注資治通鑑卽用翻字今則依說文  
玉篇等書之例普改爲切殆以反作如字讀爲語忌也  
其書微不足者不盡知釋文之本與義疏之本元不相  
同後人欲其畫一多所竄改兩失本真此書亦未能盡  
正也又未得見古本宋本故釋文及義疏有與今之傳  
注不合者往往致疑此則外國本甚了然也又於題篇  
分卷本來舊式多不措意或反有以不誤爲誤者余有  
志欲校諸經已數十年晚乃得見此兩本其善者兼取  
之以算成一書而後無遺憾矣 乾隆四十六年元日  
甲戌書

郭氏傳家易說跋

辛丑

此宋郭雍子和之所著也其爲說皆平易正大有益於治謂以氣運而言盛必有衰治必有亂然在君子則自有保泰持豐之道故云吉凶之道貞勝者也正則勝而常吉不正則勝而常凶此蓋與君相能造命之說相合其釋損彖云損天下以奉一人則善日消而惡日長迂儒方究多儀備物之享不知損過復禮之義則天下不勝其僞矣又釋豐六五云豐之世盛大无以加又求豐之是无厭也聖人貴夫持盈守成而不以豐大爲務故書有滿招損之戒而易著豐蔀豐沛之失皆篤論也以六十四卦爲文王所重謂以書言之神農之時未有益與噬嗑也以道言之神農之時蓋有益與噬嗑也又謂

歸妹所歸者妹也非從姊而嫁孔子言天地之大義娣  
媵豈能具此義哉其善於持論多若是此書從永樂大  
典中鈔出分爲十一卷釐然爲完書但繫辭傳說卦傳  
郭氏亦本分章段故有前章此章之語且有與朱子微  
異者而今本缺之漏也庚子臘月余在京師閱起明年  
二月九日在山西訖功因書其後

融堂書解跋

辛丑

此宋淳安布衣錢時子是撰嘉熙中以喬行簡薦得官  
下嚴州取其所著書以進此其一也向來疑書序者以  
書本不待序而明而此書獨推闡入微信非夫子不能  
作至於經文一切無所更改而節次不差脈絡通貫其

說武成康誥足以洗憑臆紛更之謬謂武成自王若曰而下辭無閒隔皆武王之言序所謂識其政事是也康誥之首正是區處商民其頑民已定議遷矣乃始以其餘民封康叔故在康誥之首至其說洪範也謂建極功夫全在敬用五事若次五之建用皇極專爲斂福錫民而設庶徵凡六自五者來備以下明雨暘燠寒風之證自曰王省惟歲以下明時之證語皆一正一反昭然甚明此等議論皆能自抒己見批卻導窾後學得此蓄疑可頓釋矣唯顧命伯相命士須材疑其不爲喪用又疑側階將近內寢豈執兵之大夫所可立或當立於堂此則猶未審耳喪事所須不可經營於無事之日故舊君

之終卽當預爲新君之地記曰國君卽位而爲禕天子  
寧獨不然古者宮府一體不爲私嫌况奉宣願命之日  
內人無事往來北堂立於側階胡爲不可是書二十卷  
從永樂大典鈔出缺者僅三篇梓材在其中惜乎不知  
其解又云何也 乾隆四十六年閏月二十三日東里  
盧某書

呂氏讀詩記跋 丁酉

釋經雜而不貫與隘而鮮通兩者均失之東萊之爲讀  
詩記也一字一句必本其所自而不以自專其意所不  
取而可備一說者亦附注於正解之下以俟夫人之自  
擇焉蓋其緘綜之妙合眾說如一說既不使異說得隔



闕其閒而其近是者又未嘗盡棄也斯非釋經之善者乎公劉次章以下雖未及重加整比然固出東萊手所纂輯也東萊所自爲說比眾說下一字條例固云然乃書內有卽繫眾說後稱東萊曰者參差互異余壹從條例正之他不敢妄增損也余初得明神廟時南都版本第二十七卷中脫兩葉陶孝廉衡川洲從嘉靖閒舊刻鈔補足之余旣喜是書之詳贍而無偏倚自用之失又惜完本之不多見屬二三友人爲余寫之功未半有以小版本示余者稱爲宋刻余驚喜亟取對校則知神廟閒本頗多脫誤小版本字多用分隸體神廟閒本易用今字且更有妄爲撰造者然小版本實卽嘉靖閒四明

陸武所校鐫也書中唯一處尙未刊去其名故知之二十七卷中兩葉亦係鈔補則知嘉靖初印本神廟時卽已難得矣使余但據神廟本傳鈔則仍爲未完之本冥冥中有若惜余之徒勤也者而以其善本畀余然則余之受賜誠多矣以鈔者不一手不能盡復其舊余閒取小版本古字畧注一二於旁其沿宋刻之舊歟是未可知也助余校讐者江陰趙茂才敬夫曠明也小版本尙有譌以余所鈔本視之爲更勝矣

王厚齋詩攷跋

庚午

漢賈景伯受詔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今其書不傳厚齋王氏乃從三家旣亡之後區區於羣書所引零章

斷句掇拾而成之其用心可謂勤矣夫三家之學誠不  
如毛公之精然竝行於當時立博士諸儒傳授各有源  
流非鑿空妄說比而今皆失墜莫覩其全幸此書所輯  
得以考十一於千百三家中唯韓詩差詳齊魯則皆寥  
寥無幾矣惜哉明人有僞作魯申公詩說及端木詩傳  
者故爲文蝕簡脫以示可信時亦有覺其僞者得此書  
以相參驗其僞乃益明則此書誠學者所當寶貴也余  
又觀近時人往往見古人所引詩書與今不類者輒以  
意更之使得見此書亦當瞿然知其不可妄作故余急  
校而錄之并增其所未備者若干條又所注書名復釐  
而析之視舊本稍詳正矣然余又欲學者善觀之無徒

取一二字句之異曲爲之說反攻毛氏蓋古人引用偶有異同如同一左傳所載而匪交匪敖與彼交匪敖皆兩有之王氏但載其與今異者耳豈可便據此謂必當作匪交乎又毛詩今所傳亦有譌如朔月辛卯今皆譌爲朔日辛卯矣家伯維宰今皆譌爲家伯冢宰矣此非三家之文乃轉寫致誤而舉世習讀鮮有知其譌者余恐後世反得議此書之漏是以并附著焉

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書後

癸巳

何氏以三百篇之詩分屬世次不與通行本同始於公劉訖於下泉其先後頗難盡信然此亦自成一家之學其書二十八卷配以宿名首角終軫每卷之首各有小

引又有原引爲卷首則當在二十八卷之前又有屬引爲卷後則當在二十八卷之後今此裝潢本於卷首之下將各卷首篇小引抽出算置一處下又卽將卷後一冊繫焉以下詩之次第仍同今本以關雎爲首殷武爲末茫然無復卷數大失著書之本意矣其屬引一篇蓋倣序卦而爲之屬以聯屬爲義若知後世必有紛更之者而殿以此篇其序灼然可尋庶幾淆亂之餘不難復舊今當於原引之下仍以小引散之各卷之首依角亢氏房等宿名目尋之則二十八卷乃成爲何氏之書而以屬引終焉則與本題卷後之名亦相膾合矣

夏五之下其爲月也無疑矣而聖人不益者謂其文或不盡於此也益之以月將謂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爲五月之事所書僅此無復更疑其上之容有脫文者矣孫氏謂孔子專筆削之任舊史有闕必從而刊正之此殆後來傳者脫漏耳豈其然哉士匄不伐喪春秋之所善也孫氏本穀梁義謂其貪美名以廢君命惡也夫不伐喪者周之舊典如是匄能行之何至有廢命之責且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亦軍之善政也受命以出知敵之不可勝亦將老師費財不惜千萬人之命以求一逞而俱殲焉然後爲不廢命哉苟知其難而全軍以還君子猶善之況於一伐喪乎孫氏此書昔人謂其論多苛刻而

在當時則甚重之歐陽氏謂其得春秋本義爲多要之言亦以人重也有得舊本見示者因令學徒鈔之向見通志堂有版本未知視此何如當從友人借以相校始可定耳 乾隆四十二年三月癸未盧某書

張氏

洽

春秋集傳跋

癸丑

張氏爲朱子門人宋史載道學傳所著有春秋集傳二十六卷春秋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二十七卷春秋集註十一卷并綱領一卷今集註并綱領已刻入通志堂經解中而集傳無聞焉秀水朱氏經義考亦疑其已佚蓋學者之不得見久矣今湖州嚴文學久能復得其書喜甚乃元延祐元年所梓雖所缺尚有七卷

十八至二十一又二十一

三至二十  
六皆缺

而其採擇之精立論之確卽於此可得其崖  
略其辨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見於集註而傳亦著之  
他若論天子諸侯昏禮不親迎責隱公之不朝聘於王  
朝責文公之昏惰不親會伯主以取晉怒而於齊商人  
弑君之賊不能告天子方伯以致討及其見侵反使命  
卿往而求平焉此皆大義凜然非若孫氏之多刻覈胡  
氏之有牽合也嚴氏其實守之神物會合或自有時安  
知所缺者之不復再見乎余以塵事紛雜未能卒讀爲  
憾漫識數語於簡末以告四方之學者俾皆留意訪求  
得完張氏之舊并沿革之已佚者亦再出焉豈不更大  
快矣乎



書春秋繁露目錄後 乙巳

案此書之大指在乎仁義仁義本乎陰陽陽居大夏而陰居大冬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又言除穢不待時如天之殺物不待秋則董子之論固非倚於一偏者其重政篇云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不然傳於眾辭觀於眾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卽此可知其立言之本意矣我

皇上新考試詞臣取仲舒語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命題  
臣竊仰窺

聖德

聖治固已與天地同流與陰陽協撰矣而於是書猶有

取爾況在學者其曷可以不讀向者苦其脫爛乃今而  
快觀全書尤爲深幸臣服習有年見其以天證人析理  
斷事實切於養德養身之要而凡出治之原郊祀之典  
用人之方弭災之術無所不備卽其正名辨制委曲詳  
盡亦始入學者所必當研究也謹就二三學人覆加考  
核合資雕版用廣其傳冀無負

朝廷昌明正學嘉惠士林之至意至書中如考功爵國  
等篇尚有不可強通者在以詒夫好學深思之士或能  
明其說焉 乾隆五十年十月舊史官臣盧文弨謹書  
目錄後

惠定宇春秋補注跋

戊子

丙戌之春借得此本課兩兒分鈔不解文義舛謬者半  
兒子師江陰朱與持補略爲正之鈔未竟會有湖南之  
行攜之篋中兩年矣卒卒無暇理此今年至京師長夏  
無事補鈔末卷元本經轉寫亦有誤復爲之一一正定  
書乃完善昔杜元凱嘗謂立德不可及立功立言或可  
庶幾其注左傳誠欲以當不朽之一也豈知紕繆荒略  
之失亦有不能自掩焉者名位赫奕當時或未敢相難  
而後之經生乃得明目張膽掎摭其短長豈非率爾之  
爲累哉公卿大夫各有職業其爲學必不如經生之專  
且勤何事強其所不能以爲名邪雖然元凱居其位尚  
有餘力著書余則因官罷閒居僅能卒業彌不及矣書

之以識吾愧云時戊子五月書

不全宋本左傳跋

甲寅

吳興嚴久能得萃古齋主人錢景開所贈不全宋本左  
氏傳止四卷以示余第十八卷襄五起二十六年至二  
十八年第二十二卷昭三起八年至十二年第二十三  
卷昭四起十三年至十七年第二十四卷昭五起十八  
年至二十四年觀其避諱至寧宗殆亦南宋本獨昭二  
十年傳載衛侯賜析朱組北宮喜謚杜注云皆死而賜  
謚及墓田傳終言之王深寧所見本乃未死而賜謚及  
墓田傳終而言之載於困學紀聞若果如此杜氏不應  
無譏何義門氏曾見此本獨無未字而字爲閣百詩言

之閻大喜乃余今亦得見之而證何氏之言信不誣日本國亦有此不誤之本參相證而知近本亦尚沿王氏所見之本非善本也速當改正必如是而後杜注所云傳終言之之義始明太平御覽所引傳凡標昭五昭六者乃其卷數非年也至近來所分卷亦非復當日之舊矣會于夷儀之歲一段宋本尚在襄五卷之首二十六年前杜注云傳爲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其語甚明近本竟改置前年之末矣宋本之可貴蓋不止一端也是書不用圈隔不載音義卷末載經若干字注若干字中間亦有一二字誤皆人所易曉云

書公羊注疏後 己亥

此書雖列十三經中能留意者絕少蓋公羊氏以經生之見測聖人而聖人幾爲亂名改制之尤今當聖道大明之日固夫人而知其說之謬矣雖然漢治公羊家者有醇儒焉有名臣焉讀一書卽能得一書之益今人見解議論遠過古人而行反不逮何也乾隆戊戌余讀春秋繁露旣已尋其脫簡審其譌文而正之余因思董生頗精公羊家言爲之沿流溯源則是書不可不讀獨恨何氏之識遠不逮江都故其說多苛碎不經之談而疏必爲之依阿其閒不敢直斷以爲非是此猶是漢人欲伸師學之見要其繆盪亦不待摘抉而後見也何氏文

筆未善故其言多有晦儻難曉者疏獨能通之其所引春秋說與諸緯書俱已不傳後世亦賴是見其一二廁諸疏中視論語孟子猶當勝也閱起於臘之八日至次年三月十一日始輟功云

方望溪鍾蔗經兩先生刪訂周禮訂義書後

丑

今上登極之初纂脩三禮望溪先生爲總裁選通禮學者爲纂脩大興鍾蔗經先生與焉名晚字勵暇官至禮部儀制司郎中蔗經其晚年自號也此周禮訂義乃宋樂清王與之次點所著其用朱筆點勘者蔗經也用綠筆審正者望溪也別其是非擇所去取蔗經先之望溪成之間亦有異同焉此正脩三禮時所相與銜校之底

本也計凡舊人禮說皆當有望溪點定者卽蔗經所刊脩亦不止此而此一書適爲烏程丁小疋氏所得出以示余皆二公真跡也余不及登望溪之門獨於蔗經遊從最熟及其老而依子宦遊也余一見之於南昌又見之於松江又見之於江寧詒余祭禮考一冊今斯人不可作矣觀其遺墨莊謹不苟恍如見其爲人望溪有評史記真筆在北平黃氏亦用綠色筆與此正同豈以此自識別耶蔗經富於經學著書甚多其子觀察君居憂嬰疾今不知何似未知其能爲乃翁表章否也偶繙此書小宰六計弊羣吏之治次點以康成六事廉爲本之說爲不然廉猶廉問廉察也蔗經不刪亦似有取爾者



意竊疑之曰聽曰弊意已足該何必變其文而曰廉問其善乎廉問其能乎謂察爲廉經無他比六計具有功狀聽之於始弊之於終其人已無可匿何必如後世之寄耳目於人使爲刺探而後其真可得耶記曰大臣法小臣廉羣吏則小臣爲多矣而曰廉非所貴乎且廉訪之字古亦不作廉古作規字惜乎當日不能就蔗經而請正之今質之小正幸有以語我 乾隆四十六年閏月十一日後學盧某跋

魏華父儀禮要義跋

甲寅

此書五十卷世罕流傳聚樂堂藝文目有之朱錫鬯載之經義考然未之見也烏程嚴文學元照聞杭州汪氏

新得此書猶是宋刻亟以二百六十千轉購之甚寶惜  
手鈔副本以示索觀者而刻本不輕出也余至其家始  
得見之此書分段錄賈氏之疏每段先標大指爲提綱  
以下但載賈疏魏氏絕無論說余時爲儀禮注疏詳校  
取以覆對其譌舛處與近世本大略相似朱子通解雖  
有改正而亦未能盡則知此一書之傳譌也久矣今此  
上方閒著溫本一二異同不多見其經注闕者亦未之  
補也然每段括其大要使考究者易於尋求則此書亦  
不可廢以朱氏過目之書廣博爲人所不易及而今乃  
得見其所未見者可不爲幸歟

書校本儀禮後

丙申

昔吾從兄宇安兵部

宏嘉

家居時嘗爲人說儀禮余時

年尚小但聞說牲體長脅短脅與今世所稱無異又謂

宰相必用讀書人茲言良不誣亦因讀儀禮有感而發

也嗣後秀水盛君庸三

世佐

從余師桑弢甫先生於南

屏精舍講此書盛君以所得著爲集傳疏其凝滯約其

旨歸余讀而善之亦遂有志於是以爲禮之節次皆出

於自然苟得其一不難以三隅反也聞於賈氏疏亦嘗

訂正其誤有出於館閣校本之外者然以云融貫則卒

莫能自信今年江都汪君容甫

中

語余曾見宋本儀禮

鄭氏注與今本有異同余因假其傳錄者以歸卽用注

疏本就文改之然宋本鄭氏注實與賈疏先後次第多

不符同當是賈氏未疏之前所傳本不一卽他經亦有之然則此注自當單行余乃就有疏本錄之爲不審也後之讀者其勿以疏而疑宋本注之未是庶幾得之盛君於今本鄭注之誤亦疑之以爲當作某今得本證之良是於此益服其精思爲不可及也兵部兄康熙四十五年進士仕至郎中適宗人有爲大司馬者避嫌遂乞歸一子早死其遺書多散失余曩所聞特其淺淺者耳盛君乾隆十三年進士爲令雲南有解銅之役卒於江南儀徵舟次其書之在亡不可知其大略則錫山秦大司寇嘗取之載於五禮通考內矣附著之以見余之所以知讀此書者實由於二君云

於後知容甫所云宋本非真宋本也其鄭注前後移  
易乃據元敖繼公集說本耳

甲寅正月記

新刻大戴禮跋

庚辰

吾宗雅雨先生思以經術迪後進於漢唐諸儒說經之  
書既遴得若干種付剞劂氏以行世猶以大戴者孔門  
之遺言周元公之舊典多散見於是書自宋元以來諸  
本日益譌舛馴至不可讀欲加是正以傳諸學者知文  
弔與休寧戴君震夙嘗畱意是書因索其本并集眾家  
本參伍以求其是義有疑者常手疏下問往復再四而  
後定凡二年始竣事蓋其慎也如此余嘗謂此書之極  
精粹者曾子數篇而已而立事一篇尤學者所當日三

復也博學而孱守之余素服膺斯言自爲棘人每誦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數語輒不禁淚之盈皆也孔子三朝記其文不能闕深疑出漢後人所傳會學者當分別觀之戴君丁丑年所見余本卽元時本耳自後余凡六七讐校始得自信無大謬誤刻成覆閱又得數事今附見於後以此益知學問之道無窮心思之用亦無窮庶幾來者亦將有所得乎此也

哀公問五義篇躬爲匹夫而願富

案躬字疑本是窮字

夏小正篇將閒諸則

案閒字疑當作閑字

保傅篇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注安或爲隱

案隱字疑

當作隱下  
隱陵君同

曾子立事篇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

案上注云補謂改也則此不當

云不改蓋當作補則不復矣形近而訛下文云其下復而能改也可知當作復字無疑

曾子本孝篇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注諫卿大夫注

中諫字當作謂字

武王踐阼篇戶之銘曰擾阻以泥之

案此語朱子亦謂不可解竊疑

擾乃擾字之譌服虔注揚雄賦云擾古之善塗墍者王伯厚校此篇一無阻字則當爲擾以泥之無疑蓋

擾亦本作擾形近易譌也

衛將軍文子篇主人間之以成注公西赤間之以成

家語云眾人間之爲成主或聲誤也

案此不見何字爲聲誤疑自家

語以下後人妄增入

又是卜商之行也注如斲言便能

案當作使能形近而譌

盛德篇蒿宮注木工之鑿示民知節也

案之字當作不字

文王官人篇考其陰陽以觀其誠注陰陽位隱顯也

案此注余初疑位乃謂字因聲誤今案當作猶字形誤耳

夏小正補注書後

辛未

夏商之書傳者無幾學者往往以不克盡見爲憾然卽其零章斷簡求之則古先聖王之大經大法又未嘗不可得而見也戴氏之傳夏小正傳去聲可謂精矣所辨析不過字句之閒而有以通乎作者之本意夫古人元非若後世之求工於文也然道德有於身則明天時察物理通人事立國制無在非性命之旨寓焉而文自從之矣濟陽張爾岐稷若氏採金仁山之注附於傳而又爲



之說今崑園黃先生復因其本增訂之以傳於世吾觀  
先生之說也於綏多女士見夏道尊命近人而忠焉於  
豺祭獸見夏之先賞後罰先祿後威焉於其終篇再書  
隕麋角而以爲聖人扶陽抑陰之意故於夏不言隕鹿  
角且證之以易姤復之義焉則微獨一代之大經大法  
如公田入學之制可以考見而并其精微之蘊亦如將  
見之豈非讀書之善者哉此書明王廷相楊慎皆有纂  
輯余未之見見先生之說當無以過之矣有一二舛誤  
蓋校者之未審云 乾隆十六年五月八日識

書楊文定公大學中庸講義後

庚辰

公卒之明年余方至京師已不及見公今來公之鄉得

交公之子蒼毓

應詢

登公之堂匪飾匪崇公歷事

三朝宦蹟烜赫而澹泊寧靜不改寒士之素於此亦可見公自少卽深究性理之學李文貞主禮部試時以此發策獨賞公對爲粹然一出於正自此成進士從文貞受業益極意於學此乃公讀大學中庸有所得手疏以質諸文貞者文貞爲點定且評其後曰圓融潔靜枝蔓去而根本呈其師弟之間相契若此此可見當時士大夫相深以學問相漸以義理爲一時盛事惜余生已晚不及見然一朝得見兩大賢遺墨所言又皆聖賢之精義抑亦可謂幸焉公嘗揭經書言學指要示學者其功在敬與義其歸在於盡誠而達天此以中庸知人知天

爲知人之所以爲人與天之所以命人者智以開仁之  
先明善爲誠身之本公之於學不尊守章句而獨得其  
要領與朱子平日先知後行之言正相脗合而非爲苟  
異也豈徒詹詹治經生家言者之所能彷彿也哉

孟子注疏校本書後

丙申

趙邠御注孟子今所傳監本汲古閣本凡與疏相連者  
多被增損失趙注之舊矣趙氏於每一章後皆有章指  
作疏者徑削去之仍取其辭置於疏首而又不盡用也  
獨於章指所用事辭往往於疏內具釋之然則何以知  
章指爲作疏人所去也其於恥之於人大矣章具著之  
矣云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

敢棄之而不明是以疏內釋章指之語者不一而足當館閣校刻經史時於此書未嘗前後契勘於是見注無其文而疏乃爲之具釋者則疑以爲衍文或又以爲他書誤入於此或徑刪去之或雖刪而仍錄其疏於考證中乃亦有疑今所傳趙注之不全者眾論差互皆不知有章指二字之名目也乾隆辛巳余從吳友朱文游與處借得毛斧季所臨吳匏菴校本乃始見所爲章指者獨於末卷缺如也後見余仲林蕭客所纂五經鉤沈亦復如是更後乃聞有何仲子校本則所缺者獨完求之累歲不獲今江都汪容甫乃始以其錄自何本者借余遂得補錄以成完書計今年丙申上距辛巳十六年矣

及老眼猶明得還漢人舊觀豈不大快也哉更有孟子  
篇敘亦出趙氏世知之者蓋鮮余意欲先鈔篇敘與章  
指孤行而注之爲後人增損者亦不可不復其舊誠得  
好古而有力者合而梓之則尤爲善之善已疏非孫宣  
公所撰而假託其名宣公有音義序作疏者卽略改數  
語便以爲正義序此尤爲作僞之明驗昔人譏其疎陋  
不足觀非過論也

附孟子異文

行者有裹囊也

曰伯夷何如

趙注無伊

尹二字今本有之非也

曰然則有同與

目有生民以來未

有能濟者也

古之爲市也

許子必織布然後衣

乎 放勳日勞之來之

有攸不惟臣

事在易而

求之難 政不足與閒也 則使人導之出疆無君字

王使人嘲夫子

今作嘲

今之事君者皆曰

此惟注疏本有

皆字

無不知愛其親者

夫子之設科也

萬子曰

一鄉皆稱善人焉

句讀之異

惟曰其助上帝寵之

句

有人不得

句

雖由此

句

霸王不異矣

至大至剛以直

句

宜

與

句

夫禮若不相似然

使虞敦匠

句

事嚴

季孫

曰異哉

句

子叔人疑

十一經問對跋

丙申

此元時茂林何異孫所著也黃氏書目云設爲經疑以爲科場對荅之用今案何氏自敘其緣起乃因小學訓

導爲學生承問失對而停職故輯爲是書以助蒙訓非  
爲科場設也元時爲校官者必先試而後授之及至官  
不得不勉盡其教人之責撰爲講義以時示諸生其弊  
雖亦文具而已然賢者尙能舉其職不賢者亦知顧其  
名自今觀之猶令人慨然思古風焉是書固爲教小學  
設然其所訓亦有折衷儒先擇取精當而不唯以一家  
之言爲墨守者惡得而廢諸異孫之履行吾未知其詳  
其二云豐城開州治之八月會二教諭於講堂因言及按  
察責訓導之事考豐城之升爲富州在至元二十三年  
丙戌也書成而序繫以戊戌則大德二年也異孫蓋嘗  
爲校官於豐城者書中引王稼村先生講義講莫春浴

沂爲實周之夏五月且云於杭州府學講此一章則稼  
村必是杭之校官而郡志闕焉其名不可考矣志唯載  
何庚孫嘗爲吾杭教授竊疑庚孫必異孫之譌惟其同  
官故知之詳悉如此是又當著之以諗夫脩郡志者是  
書有通志堂梓行本無何序卷有更易而後二卷闕文  
最多今本係從元版鈔得者乃毛子晉藏本紙亦糜敝  
然猶有可據以補通志堂之所闕者其儀禮中有兩條  
本有問而無對余爲足成之此書於三禮祇略舉其郭  
廓不若論語孟子之條析爲詳也

五禮通考跋

癸未

天地閒一皆禮之所蟠際乎五禮之用猶夫四時五行



之成歲功也蓋嘗大較分之嘉近於春賓近於夏軍近於秋凶近於冬而吉實流貫乎四者之中亦猶夫土之寄王於四時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人之生也孩提知愛少長知敬蓋自三才立而禮卽於是乎肇端有聖人作爲之經緯焉踵而成之者未必皆合於節文之中然亦緣情而制因義而起苟擇其宜而審行之固亦聖人之所許也吾師味經先生因徐氏讀禮通考之例而徧考五禮之沿革博取精研凡用功三十八年而書乃成文昭受而讀之其書包絡天地括囊人事縷析物情探制作之本旨究變遷之得失義未安雖昔賢之論不輕徇理苟當卽豪末之善亦必錄窮經者得以息紛紜之

訟處事者得以定畫一之準大矣哉古今之菁英盡萃於此矣洵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夫昔之有事於綴緝者通禮類禮今已不傳馬氏作考但志王禮而士庶則略且於古有今無古無今有及本無沿革者皆不之及凶禮有五而徐氏但志喪禮蓋規模大則節目益繁精力固慮有不逮也先生之書豈非獨冠古今者乎願說者謂士當求合先王之意已耳而不必屑屑於既往之迹此大不然孟子當籍去禮壞之後故不得已而爲約略記憶之辭孔子之時文武未墜則大小無所不學杞宋無徵而夏殷未嘗不能言也上考三代下暨百世所因之禮損益可知臚而列之究其變而常道之不可易

者蓋以著以此知聖人之亦必有取於是書也明矣文  
弢惜學竊快覩是書之成敬識數言於簡末云

廣韻跋

戊寅

此本鈔版年月無可考觀其獨避宋孝光寧二帝諱脊  
悖字皆缺筆十九鐸內有廓字無擴字疑在寧理二朝  
時所刊也明時有內庫版行本孫北海春明夢餘錄所  
載凡二百五十五葉今此五卷并敘計之止百八十四  
葉注已經刪整朱錫鬯謂明中涓亦有刪本然此本不  
避明帝諱知非勝國所刊目錄所注獨用同用卷內多  
有異同其分併處亦非本真吳下張氏重刊宋本注比  
此爲完而上平二十一殷作欣去聲四十三映作敬與

此不同殷與敬皆宋所當諱而一避一否此不可曉也  
孫愐作此書本名唐韻祥符重脩始易以廣韻之名而  
鼂公武讀書志卽以廣韻爲孫愐增加陸法言之書豈  
誤記耶抑廣韻卽唐韻本無分別邪明末嘉定陸元輔  
自言於范秋濤處得見唐韻五冊此本如在安得好事  
者求而表章之

張萱彙雅前編書後

癸巳

考明史藝文志此書尚有後編今此特前編耳有吳郡  
趙頤光家經籍八字印頤光卽宦光字凡夫乃著說文  
長箋者此書有殊墨字皆其筆也未復篆十二字己酉  
三月廿二下春天階館閱書刻於明神廟之三十四年

歲在乙巳己酉卽其後四年耳豈好大言其題辭云余  
爲字鱗計非十年不敢出然一出當令古今字書皆廢  
凡夫題其上云果可廢則吾書亦廢矣快哉快哉其然  
豈然案凡夫之爲長箋亦自矜詡而顧寧人頗挾摘其  
疵謬古人所以有目睫之論也通篇俱有句讀標識則  
本朝康熙辛酉歲常熟許玉森所加也有數字識卷末  
弟子武進丁履恆基士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八

抱經堂文集卷第九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跋二

書吳槎客所藏不全宋本漢書後

汲古所梓漢書當是據北宋本此疑是南宋本誤字亦少汪文盛本殆亦從此本出今世所通行者顏注尙有脫落何論蕭該子京三劉而此獨全可寶也然余則謂設使當世有重雕者其款式自當依此其文字有斷然知其誤者不必因有宋人校語而反改不誤者以使之誤在擇而取之可也如是將使後人寶我

朝之本轉勝於寶宋本多多矣余老矣槎客強力有餘

當亟圖之余亦當黷沒少佐其成焉

竹書紀年統箋跋

辛未

歲辛未余館北平黃崑圃先生家先生門下士知名者眾顧獨詫癸卯主江南試所得三人曰任翼聖

啓運陳

亦韓

祖范

徐位山

文靖

此三人者其學皆博而醇且曰

人但侈榜中有狀元孰若得一二不朽之士哉任旣宦達名益著陳徐亦竝以經學徵陳老不至徐君年亦八十五矣健獨應徵此書迺其近著也一日徐君來先生令余出見先生家多客而獨徐見者此先生待余意不薄也他日至其館猶握三寸管低頭著書不輟云此紀年統箋者徐君所著書之一也紀年舊有沈休文注乃

後人取宋書符瑞志附益之非注也今徐君始與之疏通證明疑者得以渙然冰釋然他書引紀年文自晉建國以來以晉君始立之年爲元戰國時則以魏君始立之年爲元而今本皆一以周王之元爲元疑後人改之非其本真也然各本竝同亦無由復其舊矣史記注中又往往以年表爲紀年非此紀年也昔譙周作古史考以糾史遷之謬司馬彪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今余方著史記續考證未竟得此書以相參覆庶可無憾矣

題越絕後

辛未

此書爲漢更始建武之際會稽袁康之所作又屬其邑



人吳平定之觀其篇中離合姓名而知也而王仲任論衡案書篇稱會稽吳君高之越紐錄向雄不能過越紐卽越絕君高卽平之字無疑則以是書專屬平所撰矣其首篇乃託之子貢復託之子胥且以小藝之文未足自稱爲言其所載略與吳越春秋同蓋雜採諸書而成故往往有異文駁義如伍胥又以爲申胥逢同又以爲馮同類參錯不一康行事無所考然由此書以想其爲人蓋其生適當雲集龍闕之時負其奇氣欲有所試而卒不爲人用故無所表見於世乃借胥倪種蠶之事會萃增益之以發抒己意云爾雖其自言欲竊附於春秋而實不離乎短長家之餘習其文奇而不典華而少實

且亦多庸猥煩複蓋其辭又出國策下矣予偶得明張  
佳嗣校槧本後又得吳瑄本相參校吳本有脫文張本  
皆就其闕補之至不能補者乃作一方圍予意所脫必  
不止是吳本僅空一字者乃轉寫既久失其所脫字數  
故耳不當僅作一方圍於中也 乾隆十六年五月三

日識

越絕外傳本事第一越絕荆平王內傳第二越絕外  
傳記吳地傳第三今本次第如是然案本事篇以越  
何不第一而卒本吳太伯爲問其末篇又云始於太  
伯次荆平次吳人次計倪次請糴次九術次兵法終  
於陳恆是皆以太伯爲第一案吳地首稱太伯當卽

此篇然今本次在第三其下次序皆不相應豈爲後人所貿亂歟

其最無理者如稱舜用其仇而王天下仇者舜後母也鄙倍至此他如論堯舜不慈孝皆不可訓舜不聞有兄獨此書稱舜兄狂弟傲可以廣異聞云

舜後母下或當

有弟字但有庠之封在有天  
下之後與所言亦不合

中興館閣錄續錄跋 丁酉

古人居其官則思舉其職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余雖忝竊清華而當其時不能多購書若洪氏之詞

家諱改

苑羣書亦解組後所傳錄也今又得此書復校而錄之年六十有一矣玉堂天上余之徘徊慨想情有倍深於

歐公者顧不能成一書以頌颺 本朝

列聖恩禮之盛常用內疾秀水朱竹垞氏有瀛洲道古錄亦未之見此書宜在所取材者也卷或脫亡篇第疑亦有顛錯無所取以補正游伯楊万里之名自是本來如此他人可有作似作萬者而此二人獨不爾可據之以正宋史也

書鈞磯立談後 丁酉

此書南唐國亡後記其興衰之概不知何人著或云是史虛白其自序云叟山東人清泰中隨先校書避地江表父子皆不以進取爲念書中有云山東有隱君子者與韓熙載同時南渡以說于宋齊邱齊邱引以見烈祖

擢爲校書郎不能用其言也於是放意泉石遂卒不仕  
此殆卽其先人歟是書於忠佞功罪之迹可稱實錄徐  
鉉等撰江南錄誣潘佑之死以妖妄叟雖未見其書而  
疑其必有曲筆爲書佑以直諫死使後之人不信其謬  
悠其用意抑何至也序云得百二十許條今計之祇三  
十條然要領已無不盡且相傳止一卷未必本書多於  
此三倍也曹氏刻本多譌脫此本爲何小山所傳較完  
善因傳錄之

夢梁錄跋

丁酉

宋南渡以臨安爲行在所其後乃遂安於是也朝廷之  
儀式與夫里巷之風俗日增月新殆將跨汴京焉是書

爲錢唐吳自牧著當宋社已屋而爲之追述其盛題云  
夢梁意可見矣序無紀元而但書甲戌若在咸淳則故  
都尙無恙也閱一甲子則當在元順帝時斯時元之爲  
元不猶夫宋之季世也哉汴亡而夢華作其地已淪異  
域孟氏特仿像而得之今茲所紀則皆耳目所素習者  
鐘虞不移井邑如故凡夫可欣可樂之事皆適成可悲  
可涕之端作者於此殆有難乎爲情者焉浙江通志載  
此書十卷者非全本今從蘇州吳伊仲秀才翊鳳處借  
得此書二十卷乃足本令人錄而傳之脫誤尙多惜無  
別本參正云

書歸潛志後

丙申

此書記金源人物文雅風流殊不減江以南卽一二諧  
謔語亦多有可觀讀者皆知愛之余謂京叔際危亂之  
時國亡之後幸而完歸追述交游聞見以著爲是書脩  
金史者亦頗取裁於是乃其論一代之盛衰與其所以  
亡者實爲確當可爲後來之龜鑑其言曰章宗政令脩  
舉文治爛然稱極盛矣然文學止於辭章不知講明經  
術爲保國保民之道又頗好浮侈崇建宮闕外戚小人  
多預政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無維  
持長世之策此所以啓後嗣之弱也噫金之盛衰相倚  
之幾此數語者實盡之矣又自言經喪亂後乃識溫飽  
安逸之味斯言也亦可以醒人人誠能知此則躁擾之

胸可平而奢競之緣亦無不可淡矣真閱歷有得之言哉錄竟因爲識數語於簡末

兩漢刊誤補遺跋

甲午

曩余讀漢書見監本所載宋人校勘語大率淺陋居多甚有鹵莽滅裂不考原委不究體勢於本無可疑者而亦疑之刪改憑臆傳布至今館閣有考證之作駁而正之未盡也余嘗思前人豈無見及此者今得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讀之而不勝躍然喜也吳氏自以後進不欲斥言前輩名公之失而曰補遺不曰糾繆此其用意良厚於劉氏離句之誤則曰或傳錄使然蓋雖辨駁之中而仍不失謙退之意其所徵引鑿鑿皆有據依又可



通於他書蓋不僅史漢之功臣三劉之爭友也惜重校  
經籍刊刻時未及見是書故所載一仍監本之舊而於  
此書未嘗稱引及之世之知此書者絕鮮余乃今見之  
始知後人果不可輕量前輩也所借本多譌字余稍爲  
正之而後錄之儻與我有同好者欲爲傳鈔余不敢靳  
至斗南出處已見秀水朱氏跋中茲不復及云

新唐書糾繆跋

辛卯

此書言新唐書之脩也其失有八誠後代作史者所當  
鑒也中間糾正書事不實體例不當處固難爲歐宋解  
然亦有率意抨擊絕不細審其前後語意者今略舉數  
條於此如武惠妃謀陷太子瑛張九齡執不可時九齡

已爲相妃故但說以宰相可常處不云宰相可得也太  
子之廢在九齡罷相後故云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正  
言終九齡在相位日太子尙不廢也吳氏乃誤解卒九  
齡相如云卒以九齡爲相又誤截太子無患句不復與  
上文相承遂譏云太子竟廢死安得云無患哉此誤糾  
者一李栖筠傳有方清阻亂一節吳氏譏云栖筠是時  
爲常州刺史且無討伐之職而方清自是蘇州土豪依  
阻黻歛詔自委李光弼討平與栖筠無所干預何爲乃  
見於其傳乎此當載之光弼傳也案此亦吳氏不細讀  
下文之過此段乃事之緣起非正敘方清也案栖筠傳  
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下云會平盧行軍司馬許杲恃

功擅留上元有窺江吳意朝廷以創殘重起兵卽拜栖筠浙西團練觀察使圖之此其所以載栖筠傳也方清之亂帝特使光弼分兵討之許杲卽其所遣之人矣光弼竝不自行何云當載光弼傳乎此誤糾者二又張孝忠子茂宗詔尙義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爲子親迎卒於京師遺言句成禮此情事本極明白吳氏乃誤疑亡者爲孝忠前妻其入朝者爲後妻旋又疑亡者未久而孝忠不應卽娶朝廷亦不應以妻待之史官亦不應以妻書之謬悠可笑此誤糾者三亦有因一字筆誤過於辭費者如李泌辭大學士云張說爲之固辭至崔圓亦引說爲讓而止此皆泌之言也引說誤寫引泌吳氏遂

疑其脫字必多全不可考卽明知其誤如蕭嵩代張說  
因與李銳文相涉說字亦誤作銳而吳氏糾之凡三百  
八十餘字不太辭費乎然其論之正者則固未可沒也  
余初借得本其序文首一葉不知何人僞撰後又借得  
完本乃從海虞趙開美校刻本影鈔者序及表皆完然  
末卷柳宗元傳以下六條失其本文復雜取他卷中已  
見者綴其後余故薙之俟他日讀新唐書案吳氏之目  
以尋之或尙可得也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庚申鬯菴

盧某書

後得吳中舊鈔以遂補全

咸淳臨安志跋

丁酉

始余之鈔是書也不得善本求之他氏亦復然更一二

年閒友人鮑以文氏乃以不全宋刊本借余向所闕六  
十五六十六兩卷獨完然具備余得據以鈔入雖尙闕  
第六十四第九十及最末三卷然視曝書亭所鈔則已  
較勝矣宋本前有四圖但字已多漫漶余請友人圖之  
其依稀有字跡而不可辨者余以方圍識其處又校對  
其文字異同始知外閒本刪落甚多顧力不能重寫則  
以字少者添於行中字多者以別紙書之綴於當卷之  
後且注其附麗本在何處庶來者尙可考而復焉噫世  
閒之書若此者多矣書賈圖利往往妄有刪削以欺人  
其流傳甚易真本益微矣古人以讀書者之藏書爲最  
善其不以此也夫

嘉泰會稽志跋

甲午

會稽志二十卷以陸務觀序考之當時郡大夫與鄉之人士其事於斯而始終之者通判施武子宿也務觀亦與焉余既鈔得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因并鈔是書爲其無別於後來諸志本其書成之年標其目曰嘉泰會稽志猶臨安志之稱咸淳也武子嘗注蘇詩高出王龜齡之上至今學者重之務觀文筆尤爲南渡宗匠此書詳簡得中紀敘典核臨安志尙有諂權姦場已績之失而此無有要非施爲主而佐之以陸不能鑒裁精當若是武子嘗知餘姚縣脩捍海隄此當直敘其事使後來者可圖其繼不可與自功者一視文昭先世由餘姚遷杭

州故於此二志尤鄉邦文獻之所繫不敢不惓惓焉又  
梁國張湜有續志八卷今書後僅載其序而其書不可  
得見仍當訪求補錄以還舊觀此外郡之隸吾浙者尙  
有九考之於宋志嘉禾者有岳珂志吳興者有談鑰志  
四明者有羅璿志赤城者有陳耆卿志東陽者有洪遵  
志信安者有毛憲志新定者有錢可則志永寧者有陳  
謙志栝蒼者有樓璩其書或在或亡不可悉知儻或得  
見猶當傳錄之近代所脩皆詳於今而略於古則欲知  
古者於舊志曷可少哉 乾隆三十九年歲在甲午冬  
至前一日書

蠻書十卷唐安南經略使蔡襲從事樊綽所錄以上進者也凡管內山川道里以及詔賧等種族事迹風俗物產一一可考其書久失傳四庫館新從永樂大典中鈔出以行世乃得見焉嘗謂夷蠻爲患未有不由中國失撫馭之所致也綽以一從事而明目張膽敢歷舉前政之失以上聞可不謂忠於爲國者哉其言曰自大中八年安南都護擅罷林西原防冬戍卒以致洞主李由獨爲蠻所誘乘釁而起又言李象古李涿相繼誅剝令生靈受害又言數年之間當州鎮釐革南詔入朝人數郵傳殘薄以致入寇本使蔡襲全家并元從悉殞賊所綽亦中箭攜印浮水渡江其長男韜及家屬皆陷蠻敵綽



之進此書也實望廟堂鑒前轍而籌長算焉實亦後世之所當奉爲著蔡者也此書多脫誤雖略爲是正而無別本可對意終歉焉然如閻羅鳳之世次則可以正新唐書之誤云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八日坐可怡亭書

書西藏見聞錄後

甲子

西藏古吐蕃地也唐宋迄明叛服不常獨向化於我朝最早百四五十年來恭順不替

列聖之所以攘其寇害卹其患災而休養生息之者雖在萬里若門庭然雍正間懲準噶爾之擾使大臣良將鎮撫之峽江蕭君名騰麟以韜鈴成進士宦川北乾隆二年以副戎移駐其地之所謂槎木多者蓋西藏之門

戶也治軍暇爲詳紀其土地物產風俗之殊異爲二十  
門以括之名曰西藏見聞錄令嗣錫珀梓行於世頃以  
示余昔漢班勇威行西域而其所記諸國事迹范史卽  
本之以爲傳君之書其不然乎然余獨於書中見君澤  
及枯骨一事爲之憮然感肅然頌君之仁焉其俗人死  
剝剔之屑和之以飢犬此猶必有財者方能使人爲之  
貧者則棄之溝壑君至募番人拾二十餘麓瘞之高阜  
以後月一行之在鎮五年所瘞不知其數始則土人相  
駭以爲異事君導以天性之愛蠻以律法之嚴久之其  
人意惻惻亦若有動者迨君之去若失慈父母然於戲  
君不以異俗難化鄙其民而欲以王道漸移易之此其

運量爲何等也軍旅之治斥候之謹不足以盡君卽文  
墨之兼優者亦豈足以爲君譽哉嘗思人性不甚相遠  
而每囿於其習苟能動之以天良示之以禮教不必聖  
人而始化也在昔邊徼之地若交趾九真之在漢時固  
亦不知禮法自錫光任延爲之守而俗一變史以爲領  
南華風自二守始君以武臣能上體

聖天子仁覆罔外之德意引其孝慈惻隱之善性而陰  
消其驚害獷悍之萌此其識甚大而遠而綏輯底定之  
功乃在於無形也使當二守之任豈不能爲二守之所  
爲哉余故表而著之使來者知所慕焉

此書天台齊息園先生所著也先生名召南字次風乾隆元年中博學宏詞科入詞林

命課 諸皇子讀墜馬骨幾折以禮部侍郎致仕主浙江敷文書院講席最久以族匪連逮訊明釋歸未幾卒此書二十八卷先海而次及諸水於諸水先經流而次及支流之巨者至支中之支則附見焉自畿甸暨天下郡縣藩衛凡聲教之所通者罔不尋源訖委秩然具列兼以度之東西極之南北較其差數則尤爲易考也昔鄭漁仲謂志地理者必以山水爲主以郡縣可更而山水不易也然水之性容有不常者加以名稱古今各別非確然有證者固亦不能定其爲卽古之某水也是書

支分條析絲聯繩貫有證者實之無證者疑之人以爲先生第取各郡邑志而輯綴之然其中亦有正郡邑志之誤者則歷代之史與夫諸家地理之書罔不參考可知也至其兼天以言地則更出於漁仲所見之外矣第臺灣在閩海外而先生敘次稍不如粵東瓊郡之詳則亦似尙有當補者至於蒙古部落等名新有更定先生不及知之矣他如僧哭勒河當爲僧枯勒河哭路鄂模當爲庫路鄂模諧音取字宜有趨避不便襲用舊文至書中有忞字當卽魯字之省文集韻有岌字又有點字當卽站字之俗體魯字亦字書所無古但作奧而今吳越閩廣間或加山或加水見於名人著作者不一而足

故今亦不得而削之今人名傳置之處曰站亦非古訓然點字實未經見字更有或脫或譌以余所知者增正十餘處是書乘於其門下士浦江戴君兄弟殿海殿泗以其本貽余故得而卒讀焉若戴君者可謂不負其師者與

書徐霞客遊記後 丁酉

霞客遊記楊文定公有手鈔本余前在江陰其家以臨鈔副本畀余置之篋中不暇竟讀也今年徐之族孫筠峪鎮刻成十大冊各分上下又以貽余余老矣無能徧游宇內名山大川聊以此作臥游是不可以不讀霞客性好奇誠未免太過而能見重於黃石齋有某鄉官欲

與之相見知其魏闢黨也遲不往莫酋據歸順鎮安兩  
土司之地而慨當事之姑息貽患又覩緬甸之強有深  
慮焉則其負性直介而又非全闕經世之務徒爲汗漫  
遊者比此記所遊歷直書卽目非有意藻繪爲文章也  
知言者亦正以其真而許之然大約類形家者言爲多  
霞客之遊裹糧無多屢瀕於困而迄獲濟疑若神助其  
記巡按官一遊洞而居民受科斂之患費金二百山水  
之趣誠非高牙大纛者所可兼而有此又在位者所當  
聞而知戒也筠峪合諸本相警校洵善矣而繡梓尙未  
盡工緻也卷之前元本闕有摠敘其所歷以爲提綱者  
今刻本去之似少眉目雞足山志中諸詩及石齋諸公

之詩凡鈔本所有者似亦非後人所當削也削之則仍非全書矣余故仍以楊氏所貽之鈔本爲善本云

城東雜錄跋 丁酉

吾杭人也既冠卽客遊不能久居於杭親炙鄉前輩之餘論又無暇網羅遺文墜事以備一鄉之典故今忽忽老矣意殊慊焉此城東雜錄二卷乃厲樊榭徵君之所輯也徵君居東園在杭城之東故所錄亦因以爲斷吾祖居在東里坊其北則艮山門其東南則慶春門於東園最相近桑叟甫先生之居在焉先君子從幼往來里人有雙先生之稱後之人有續錄者亦可以爲東城重矣吾祖居卽所謂數閒草堂者也今吾弟居之而吾終



年旅羈宅猶未卜憶曩從弢甫先生客中讀杜詩至過  
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之句怳然卽東園風  
景也故鄉殊可念倘有惠我買山貲者吾其就東園以  
終老乎

書錄解題跋

丙申

直齋陳氏書錄解題二十二卷四庫館新從永樂大典  
中鈔出以行其持論甚正如顏氏家訓以其崇尚釋氏  
之故不列於儒家又以前志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等  
書皆充樂類與聖經竝列爲非當入於子錄雜藝之前  
又言白玉蟾輩何可使及吾門其人殆稜嶮嶽嶽識見  
大有過人者不獨甄綜之富考訂之勤也陳氏名振孫

字伯玉湖之安吉縣人嘗倅莆田宰南城守嘉興台州  
端平中爲浙東提舉治會稽是書中一一可考見馬貴  
與旣取其書以入通考而不用其言顏氏家訓仍列儒  
家樂府雜錄羯鼓錄仍列經部而目錄一門又不將陳  
氏此書載入其能免於紕漏之譏乎乾隆己卯余讀禮  
家居友人見示此書僅自楚辭別集以下而其他咸缺  
焉乃秀水朱氏曝書亭鈔本也今距曩時十八年而始  
見全書殊爲晚年之幸陳氏未嘗入館閣僅据其所見  
以爲是書故卷數或多或少不必盡合於國史又鼂氏  
讀書志有袁本衢本之異通考所載乃衢本而海寧陳  
氏所梓者乃袁本又通考有元至大開本 本朝有武

英殿本兩者皆勝他本今校者似但据俗闕本也余客居鍾山幸以課讀餘閒少爲補綴幾自忘精力之不逮前矣

新訂書錄解題跋

戊戌

此書外閒無全本久矣四庫館新從永樂大典中鈔出分爲二十二卷余旣識其後矣丁酉王正復得此書子集數門元本於知不足齋主人所乃更取而細訂之知此書唯別集分三卷詩集分兩卷而其餘每類各自爲卷雖篇幅最少者亦不相爲聯屬余得據之定爲五十六卷元第詩集之後然後次以總集又章奏又歌詞而以文史終焉其他次第竝與館本無不同者其雜藝一

類校館本獨爲完善余遂稍加訂正而更鈔之余自己  
卯先見集部元本越十九年而更見子部中數門則安  
知將來不更有并得經史諸類者乎取以證吾所鈔者  
庶有以明吾之不妄爲紛更也已

弟子仁和王崇本復初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九